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一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

論

史論

杭世駿

史之有正史也自正閏之統標之也班氏承劉歆七畧以世本戰國策漢事楚漢春秋等篇列於春秋之後而不列史名自齊王儉撰七志梁阮孝緒七錄部分其類而隋書經籍志仍之有霸史有偽史有通史有實錄有

起居注有日歷有時政記自唐迄宋莫之能改必以班馬諸人為宗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一則文直而事覈一則文贍而事詳補之者褚少孫宣布之者楊惲相次撰續者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叚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校叙之者固女弟曹大家從大家授讀者馬融等作八表及天文志者馬續解之者徐廣裴駙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彪鄒誕生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矣服虔劉德伏儼應劭

鄭灼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  
昭韋昭劉寶臣瓚之外又有包愷蕭該之音晉灼之集  
注蔡道謨之集解大顏小顏之決疑集注而漢無隱滯  
矣漢自中興以後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晉室  
遷徙三惟一存范蔚宗刪七家之漢書及東觀記自以  
為筆勢雄放體大思精然表志闕如皇后稱紀方術濫  
及神仙列女表章蔡琰識者有遺議焉獻帝以固書文  
繁難省詔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立典有五志焉



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勲表賢能范史以為文  
約事詳論辨多美唐貞觀中嘗以是賜交州都督李大  
亮下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  
臣之義而科舉試士亦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晉末袁  
宏以東京史籍不倫惟張璠漢南紀差詳因參摭記傳  
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劉氏史通云世言漢中興  
史者惟袁范二家而已陳壽三志魏氏稱紀蜀主稱書  
厥後孫盛為魏春秋於武帝亦稱本紀

唐書藝文志有  
魏武本紀四卷

習鑿齒始正其誤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

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况暫制

數州之衆哉

見世說注

梁武帝集諸臣編通史吳蜀二主皆

入世家劉知幾獨謂曹逆劉順而以帝王之少康光武

侯伯之秦繆楚莊比方昭烈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

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司馬光修通鑑而不帝

蜀朱子作綱目正之張栻撰經世紀年獻帝之後即係

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是即漢晉

春秋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之旨也南豐呂南公  
吳興鄭知幾永康陳亮嘗有更定壽書而皆不就廬陵  
蕭常元陵川郝經明晉陵謝陞相次編削進蜀以帝制  
退魏於載記三國之正統乃定大抵三史有得有失三  
志有短有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遷之失也蘇  
子由譏之見識有限體致局弱此范之失也葉水心譏  
之鄭夾漈論固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不無過激然古  
今人表斷自處義裁神農化質殖列傳及於白圭子貢是其

史例已紊矣陳壽敘事實直較遷固或不如比蔚宗則  
有過況董袁劉呂諸傳為范史開先乎晉氏修史從賈  
謐之議以秦始為限斷厥後公私互有著述迄於齊代  
數其可徵者陸機撰三祖紀干寶撰宣記愍七帝紀束  
皙撰帝紀十志鄧粲撰元明紀曹嘉之劉謙之徐廣郭  
季產皆撰晉紀王紹之撰安帝陽秋訖義熙九年之事  
習鑿齒齒孫盛檀道鸞皆撰陽秋杜延業撰春秋畧司馬  
彪王隱謝沈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沈約鄭

忠皆撰晉書何法盛撰中興書庾銑撰東晉新書荀綽

撰後書張緬為史抄蕭子顯為史草何劭為荀祭王弼

傳荀伯子為桓玄等傳陸機肇始而未備王劭續末而

不終見文心雕龍

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

語本唐李華蕭穎士集序謂文

選中晉紀總論

其書簡畧直而能婉

語本晉書本傳

猶時載浮譌因盡

機要

語本史通

虞預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多竊寫王隱之

書謝沈才學在虞預之右習鑿齒裁正桓玄之覬覦非

望以晉繼漢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其詞甚正

皆晉書本傳

孫盛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其書詞直而理正而劉知幾

以為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

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鄭粲湘州曲學有

心典謨文心雕龍蕭子雲弱冠便留心傳著梁書臧榮緒雖

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南齊書本傳褚淵啟太祖云法盛中興荒拙

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云云沈約故造

奇說謝靈運虛張高論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大凡

為晉學者王檀尤劣皆本史通唐貞觀中以前後史十有八

家未能盡善詔房喬以中書侍郎褚遂良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喬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義例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總題御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競從新撰者焉舊唐書云房

喬字玄齡新唐書云房玄齡字喬宰相世系表又訛作  
房喬松此史文之不同也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採  
短部小書詭譎碎事如曹干二氏紀孫檀二陽秋皆不  
之取其中美事遺畧甚多又所評論遠棄史班近宗徐  
庾競為綺艷不求篤實史通所謂飾彼輕薄之句編為  
史傳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矣自南  
北分疆而史官各矜所習島夷索虜互相詆刺是非不  
衷於一李延壽預修六代之史館中墜稿仍存於宋見



徐爰裴子野本於齊見沈約吳均本於梁見何之元劉璠本於陳見顧野王傳緯陸瓊本於魏見魏澹本於後齊見王劭李德林本於周見柳虬牛弘本於隋見王劭本故其所采多於本書矧八書自梁陳周隋而外多闕畧不全宋到彥之齊桂陽王鑠傳魏孝靜紀皇后及神光平文昭成諸帝子孫明元六王太武五王景穆十二王諸傳後齊文襄紀茹茹公主彭樂等傳若非兩史於何得其行事然好述妖異謠讖詆嘲小事不無繁猥又

叙事過簡刊落本書語反割裂至若天文五行之變異  
州郡之建置禮樂之損益職官輿服之因革經籍之存  
亡散在宋齊魏隋諸志者宜總為一而乃僅成紀傳不  
求典故實跡是所短也故喜之者或歎為佳史溫公而非  
之者竟詆為小說朱子實當並存不可偏廢如以十史重  
複別思有以更定之夾漈通志荆川左編可謂簡而該  
矣究不得判然別為一史溫公修通鑑六朝之事一以  
委之劉道原叙致既簡徵引尤博事多十史所未備

如陳

文帝鴨羹餉軍彭樂芒山之戰之類

惜其限於編年不可析為紀傳興化

李清嘗以八書分注兩史之下江左盛稱其書而學士家終不得見苟能取是數者之長以益李氏之所短別為糾繆數卷則庶無遺憾矣隋書之志不以隋為限斷何也貞觀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後齊史至十年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詔藏秘閣惟有十

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  
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  
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南補梁陳北補齊  
周最為該備至高宗永徽九年太尉長孫無忌進奏俗  
呼為五代史志其編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故也以  
舊唐書為短者林駟是公武也以新唐書為短者劉器  
之唐庚也舊書不出一手或一事而兩見淮安王神通  
論功房玄齡  
與神通傳兩見賈明觀事魏少游路嗣恭  
傳兩見山棚事李師道呂元膺傳兩見  
或一文而兩

載

字文歆諫獵表巢王元吉李綱傳兩載劉子元太子

從臣乘馬著衣冠議楊炯冕服議本傳及輿服志兩

載

張茂宗尚義章公主

或一人而兩傳

楊朝

或一言而

與蔣父傳奏疏兩載

前後錯出

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句一傳復見李光弼傳前云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

李秦授周摯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關

下李正己傳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又云節度使侯希逸

即其外兄也

或兩人而彼此回護

裴洎李吉甫牛僧儒李德裕等傳

以陽城

之直諫而入隱逸以張易之昌宗之佞幸而附張行成

以薛懷義之淫亂而入外戚以孔穎達司馬才章王恭

馬嘉運之說經而不入儒林劉敦儒宜入孝友而在忠

義傳庾敬休請於歸州置巡院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  
省竟得列於忠義大凡順宗以前其事較詳宣宗以後  
其事多畧宋嘉祐重修歐陽修為紀志宋祁為列傳范  
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皆著作之才同預編纂  
廢舊傳六十有一增三百三十有一志三表四文省事  
增然歐公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尚小學刻意文章用  
事僻澁文彩太過譙孝寧評其失韓子中辨其惑吳縝  
糾其繆有以哉亭林顧氏嘗謂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

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

也宋開寶中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史

多至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有

因舊史所改者

梁嘗更戊曰武舊史悉復為戊張文禮為王鎔養子號王德明舊史書張文禮

有仍舊史所闕者

梁主友貞改名瑱劉鄩討張守進唐莊宗立高祖以下四廟及奉冊母曹

氏為皇太后愍帝之奏

有補舊史所無者

唐李嗣源克潞州晉歲時

謚上冊皆失其月日

遣使契丹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關工置寨舊史皆不書褒貶義例仰師

春秋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而人不以為過乃其著

論是非往往不公梁為唐之篡臣王彥章實濟其惡而  
列於忠義元行欽不屈於唐明宗烏震不降於張文禮  
而獨冒不韙之名至其書皇伯敬儒以正晉出帝即位

之非是猶沿濮議之誤也惜乎新史行而舊史久廢官  
私所藏無從收拾在官者散見於永樂大典一書在私

者海內更無副本惟姚江黃氏有之而已蕩為煨燼矣

宋史過繁約之則其事不完

崑山歸有光祥符王惟儉揭陽王洙莆田柯維騏臨

川湯顯祖新建徐世溥皆事編削迄無善本

遼史過畧徵之則其文不足

契丹



國志松漢紀聞數  
書而外文獻不足

金源世凡三變天會皇統之間一變

大定明昌之間一變南遷而後又一變前多憑於實錄

後乃質之野史論世者欲定其優劣難矣元史其史之

最下者乎閭巷之所述編之于史冊而不更

董搏霄傳  
自稱董老

爺案牘之所陳措之于文章而不易

日知錄云河渠志  
言耿叅政阿里尚

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叅  
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重見錯出繁蕪特甚雖有解

縉之正誤許浩之弼違胡粹中之續編莫能救也豈非

迫於速就之故哉編年之法肇始竹書左氏其粹也荀

表紀東西漢之始終吳曾類南北朝之征伐而司馬氏  
之通鑑功最為大集衆手而成歷十九年之久觀大目  
錄知年經國緯之昭晰觀修書帖知挾摛校計之精詳  
觀考異知舊史小說之同異公自謂平生精力萃於此  
書殆非誣也朱子因溫公舉要胡文定公舉要歷補遺  
兩書別為綱目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  
要而分著以備言凡例既定付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  
之訥齋屬筆尚欠詳謹間有脫誤失其本意朱子蓋欲

更定而未暇也其後遂昌尹起莘作發明祁門汪克寬  
作考異望江王幼學作集說上虞徐昭文作考證武進  
陳濟作集說正誤建安馮智舒作質實永新劉友益作  
書法皆不免於迂陋洵乎紀載之難也補溫公之闕者  
金履祥王宗沐薛應旂也拾朱子之遺者陳桎商輅南  
軒也以云通知其意則可若以論著作之大則瞠乎後  
矣統而論之隋志正史六十七部唐志正史雜史七十  
五家宋志亦不下八十餘人或紀一朝或兼前代工拙

既分是非互異梁武通史事備而例疎王通元經義嚴  
而詞短蘇轍古史掇腐遷之舊科李燾長編煩史館之  
編審事如積薪理同懸鑑非能明於得失孰能平愛憎  
以評其優劣乎我

皇上兢業承天稽古出治延攬著作之才以備承明之  
選臣胸無一得才乏三長承

制下問敬以夙所研習者為我

皇上覲縷一陳焉



史論

周長發

作史者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非才無以籠罩百代非學無以穿獵千古非識無以辨賢奸邪正是非得失之所在善乎劉知幾之言為萬世不可易之準也

聖朝闢天祿邇英之閣啟金匱石室之藏

列聖實錄敬謹撰修

國史起居備加注錄纂修明史詳加裁檢彬彬乎多良史才焉我

皇上登極初元慎選侍從以備著作之選

小臣躬際

昌期敢因

明詔所及而敬據管窺焉史記作於司馬談其子遷嗣  
為太史令起而成之上自黃帝迄於炎漢作十二本紀  
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揚子雲稱其書辨而不  
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誠實錄矣  
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  
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誠有如孟堅所議者

又無惑乎司馬貞索隱王若虛辨惑所由起而擿其瑕也漢書始於扶風班彪後其子固續成父業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未竟表志和帝詔固妹大家就東觀踵成之今觀其書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蔚宗稱之非過也又制作之工英莖咸韶音節超詣洪邁許之非誣也然傳玄譏其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臣忠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又何以說焉賴顏師古尋波討源始稱善本而



蔡謨總二十四家以集其解游秦辨一十二卷以決其  
疑皆有功於是書而應孟蘇文之注又無論矣後漢書  
作於范曄凡十帝紀八十列傳意欲矯袁張之偏駁正  
薛謝之陋疎自謂體大思精實天下之奇作宜唐高宗  
時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等同為注釋也然採王喬  
覓履左慈羊鳴事已屬不經而於竇武何進之誅宦官  
目為違天理張騫班勇之使西域以為遺佛書抑董宣  
於酷吏升蔡琰於列女殆任私意為進退乎夫前稱馬

班後稱班范義色微婉婉美素臣乃王充甲班而乙馬  
張輔劣固而優遷張衡摘史班之外濫傳立譏後漢之  
尤煩掩其鴻裁而撫其疵病倘亦春秋責賢以備之義  
與陳壽撰三國志雖王充稱其高簡有法范曄表其有  
益風化裴松之注言銓叙可觀然負求朱之論致修怨  
之言奉當塗之正朔既異於鑿齒春秋編昭烈為世家  
不如梁武通史是當參閱山陽載記司馬彪九州春秋  
魚豢典畧張勅孫吳之錄而後知張樞刊修之當謝陞

改作之由也晉自陸機作三帝紀而後有干寶何承天何法盛王隱臧榮緒等一十八家而檀王為劣貞觀之際君臣有事纂修於是言晉書者皆廢舊本競從新撰然而遠棄史班近宗徐庾亦以合房玄齡褚遂良敬播衆人之手再加撰次而終無解於冗叢之誚焉南北諸史沈約宋書因何遜山蘇之舊補綴所遺製成雜史然兼載魏晉失於斷限其創符瑞不經王劭謂其喜造異說以誣前代蕭子顯南齊書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列

戶口祥瑞多載讖緯南豐謂其才本率下雖刻雕藻繪不能掩其更改破析之跡焉姚思廉撰梁陳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年而後成而梁用何之元劉璠陳用顧野王傳緯推其自作蓋亦無多也後魏書始於鄧彥海而終於魏收收感楊遵彥之助許作佳傳受爾朱文暢之金減其父惡騰譏穢史衆口同聲北齊書作於李德林而成於其子百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跡擢居襄代邢邵辟雍一表竄取李文孝昭寢疾手書有乖

顏訓條其踏落非僅數端後周一書大統有柳虬之執  
簡開皇用牛弘以立言令狐德棻斐然繼作然其書文  
而不實雅而無檢褒貶失中迄無定論夫自典午過江  
而後叔寶未喪師以前王業偏安羣雄割據丘悅著典  
畧分陳齊周為三國長孫無忌監隋史兼梁陳周齊為  
五代正朔之稱千古未定李延壽乃起而調停之南憑  
四史北用三書刪蕪穢之詞化偏黨之見宜涑水之歎  
為嘉史也蓋三五畢紀肇自周南一姓代興例當專史

子長叙十代之興亡延壽列八朝之治亂援古證今庶  
幾可比志經籍者列之為通史叙正統者別之為霸朝  
論世至此非史家一大統會也哉繼南北而號為良史  
者則有隋書魏徵總其事而師古穎達授之紀傳淳風  
志寧授之書志南續蕭沈北繼魏收本末兼明釐然具  
舉同時雖有責備之言學者當為折中之論也有唐史  
官遠軼前代貞觀以後則有柳芳吳兢韋述開元以後  
則有于休烈令狐峘大歷元和以後則有崔龜從韋澳

或作矣而不傳或傳矣而不永晉草唐命丞相劉昫監修國史總輯成編所謂舊唐書也宋慶曆中更詔儒臣刊修於時宋景文歐陽永叔皆稱大手筆書成奏御以為事增於前文減於舊所謂新唐書也舊書帝紀自憲宗以上詳畧得宜自文宗以下多所缺漏非紀注之失職即實錄之不存新書整齊詳贍而於四表不復因仍舊冊固自卓然成家顧遺德宗興元之詔列韓愈淮西之碑詆諱辨為紕繆錄貞符之希恩此王氏辨其惑吳

縝糾其繆劉元城病其僻澀別有成書不暇備述也至  
歐陽修因扈蒙薛居正之舊史合五代而秉筆改恩倖  
為伶官宦者變外戚為家人義兒褒貶義例仰師春秋  
況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筆力馳騁不在子長  
下然韓通無傳致劉氏之疑錢氏有嫌滋馬蓋臣之辨  
雖復陶岳補錄徐無黨解間可發明未能救失宋遼金  
三史皆總裁於元丞相脫脫等而遼史最先創稿統和  
以後燦然大備中州文獻鼎成完顏張柔歸金史於其



先王鶚輯金事於其後十帝之實錄未亡四朝之聖訓  
猶在壬辰雜編亭名野史渾源掌錄志號歸潛矧乃奎  
水煥其遺文黃華耀其碑版削繁刊累美不勝收一代  
章程宜其備也宋享祚三百年九朝國史六陵遺跡隆  
平之集朱墨之本尊堯之錄東都之畧治迹統類大事  
講義裂帛無期殺青難竟乃一再期而即告成合五百  
卷而仍脫漏叅是非而去取則猶是空言也權豐約以  
損益則尚多過舉也在明中葉祥符玉惟儉臨川湯顯

祖蒲陽柯惟騏迭有修明祇知刊落甚矣作史之難也  
元史為宋濂王禕所裁甫六月而告竣為時既迫重複  
頗多此朱右補遺陳濟節要解縉正舛正不能為二人  
諱也二十一史之異同如此夫史體有二曰紀傳曰編  
年紀傳本於尚書編年本於春秋紀傳自龍門史記始  
而編年則自司馬光通鑑始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年經  
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異同光自謂精力盡於  
此神宗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悅云微顯前

人規切當世居然春秋義例然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  
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皆不能為溫公  
解免也朱子之作綱目也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  
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綱倣春秋兼採衆史之長目倣  
左氏稽合諸儒之說褒貶予奪嚴於褒貶千萬世所奉  
為素王之功臣者朱子一人而已要之作史者上任夫  
人貴行乎四事則重委任假歲月專職業訪遺書也下  
之任職貴稽乎五志則達道義彰法戒通古今著功勲

表賢能也此荀悅之論也而且參之以三科則序沿革  
明罪惡辨邪正也此劉知幾之論也果其才足以證今  
學足以考古識足以持衡百代於以黼黻

昇平潤色鴻業一本通鑑綱目以為準作史其庶幾乎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頌  
卷十

# 史論

沈廷芳

臣聞史之為書體宏義密事核辭該采之務其博而擇之務其精益史者人君之動作威儀朝常之是非得失悉著於篇以為昭鑒不特備歷代之典故而已世所謂正史者廿一史也昔司馬遷世為太史令本其父談之書以成史記起黃帝迄獲麟之歲上下三千年事瞭如指掌洵為紀傳之首其中景武紀禮樂律書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河渠等書司馬貞補之作音義者徐

廣作集解者裴駰也後漢蘭臺令班固亦承父彪家學  
倣遷史為漢書其女弟昭就東觀給札輯校內八表天  
文志皆其所補也其書發凡起例華縟整贍卓乎一代  
之史裁注之者二十四家顏師古為最范史雖與班馬  
號三史然文繁於質視二史非其倫矣竊嘗以班之譏  
遷范之譏固而歎作史之難蓋蔚宗之所采又皆瑣碎  
之書且贊辭佻巧於史體為何如哉陳壽三國志嫌其  
太畧裴松之為注事頗明悉壽之帝魏退蜀正統己亥

其識見可知矣晉書為臧榮緒本貞觀中以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不善詔房喬等再加撰次當時同撰次者褚遂良李淳風李延壽敬播諸人而凡例多出於播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等傳論太宗自為故總題御撰惜史論雜以駢儷多沿六朝餘習究非正體也南北史成於李延壽刪繁補闕過八書本史遠甚隋書魏徵等撰徵自為序論天文五行歷律三志淳風獨作又詔于志寧等修五代史志編入隋書先儒稱其極有倫理



本末兼明梁陳齊周之事備矣劉昫因韋述之書成唐書煩畧不均若新唐書則歐陽修撰紀志惟務褒貶宋祁作列傳刻意才章是以一書而體製各異其登諸十七史者即其表中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故也五代史本薛居正書歐陽修編成新史文法史記考核獨詳較諸史為優歐本出而薛本遂廢史之卷帙富者莫如宋畧者莫如遼金史得元好問稿本差勝宋遼二史然總不及前代元史八閱月而成後以順帝無實錄可徵

復遣使采凡涉史事者令郡國上之重開局半年乃訖  
功雖以宋濂總其事而舛謬特甚後人每欲刪定而當  
時國史傳者蓋寡無從正其是非也若夫史有二體曰  
編年曰紀傳編年本春秋之法司馬光用其例以修通  
鑑而朱子綱目一書則綱倣春秋目倣左氏洵可謂金  
鑑前編陳桎所輯續編商輅所輯皆效朱子體例為之  
文頗繁賾而遺意猶存他如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  
紀諸書雖得失詳畧不同皆可備正史之所未及至於

史之傳信後世實非易易觀劉知幾三長之論袁松五  
難之說則一代之書必成於巨手而後作者之精神炯  
炯長在簡冊乃為良史小臣草茅末學見聞樛昧仰承  
明詔謹據管見以對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 史論

汪士鋐

古者天子置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周禮所稱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有五焉諸侯各有國史分掌其職若晉太史齊太史見於春秋傳者是也春秋孔子所修雖史也而尊為經矣武帝置太史令司馬談父子世居其官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於孝武成史記一百三十篇雖史官之舊而體制獨創後世作史者咸宗之補之者褚少孫集注者裴駰也班固

漢書繼父彪而作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和帝詔其女弟  
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顏師古注解世稱班史忠臣范  
史自言體大思精矜詡太過然類次整齊格律精深所  
以繼班馬而並稱也若荀悅之漢紀辭約事該袁宏之  
後漢紀損益精嚴皆號佳史陳壽三國志初成人稱其  
善叙事帝魏者以承晉之所承耳未可以厚非也晉書  
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  
晉史未善詔房玄齡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

臧榮緒書增損之又命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其書成於衆手有叢冗之譏焉若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魏收之後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備數以紀一朝而已自李延壽南北史出刪繁補闕論者謂其過本史遠甚故八書雖不廢而延壽之作巍然傑出矣隋書惟志最善本末兼明極有倫理由善用志寧淳風等之才也舊唐書多所闕畧故宋仁

宗詔修之歐陽紀志宋祁列傳書成稱事增文省宜勝  
於舊而非出一手未為全善列傳字多奇澁識者訾之  
舊書不得列於十七史以崇新而不敢收舊故也梁唐  
晉漢周書開寶中詔修之薛居正監其事後歐陽修以  
其書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歿後始聞於朝取以刊行人  
稱能繼馬史故薛氏之書寢微矣宋遼金史比於自鄮  
以下元史義例多缺實以成於倉猝後人欲為刪定非  
網羅遺軼胸具別裁者未能從容濡翰也大正史莫著

於二十一史者以皆紀傳之體也若編年之體則沿起  
於左氏繼之者為漢紀至宋而通鑑成於涑水綱目正  
於紫陽編年者無能出其範圍矣金仁山之前編商輅  
等之續編式遵前軌亦自可觀世謂作史三長其論發  
於知幾誠無以易史通一書詆訶古人鮮能免者而劉  
所自運未有以表厥長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不其然歟  
讀史者誠留意於因革損益之宜兵農食貨之制舉千  
百年之典故瞭如指掌洞悉胸中將不徒擅長於蘭臺



石室而所以潤色

皇猷以襄

朝廷之隆理者固有在矣

史論

齊召南

自尚書春秋準左右史之法各為一體而漢以後之史體亦分為二司馬遷效尚書創為紀傳班固因之以成漢書後世為史者勿能易今所稱二十一史是也夫以一代之史作者多至數十家其後乃推一史為正累代皆然然求史才如遷固不可得也求遷固不可得況求駕遷固而上之乎彼遷史不始遷也父談開其先而又褚少孫補也固史不始固也父彪開其先而又女弟昭

踵成也遷史有裴徐鄒許劉之音解而唐司馬貞之索  
隱為最固史有服應孟晉崔孔諸葛夏侯包蕭諸家之  
音注而唐顏師古為最二史尚矣蔚宗後書自稱體大  
思精母亦班固劉珍之紀傳崔實邊韶延篤朱穆盧植  
馬日磾蔡邕楊彪之述作本自詳贍謝承華嶠謝沈袁  
山松之後書各有可觀萃衆長者易為力乎然以較二  
史則有間矣荀悅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表宏後漢紀  
三十卷號為精密特以世方目紀傳為正史故以編年

為旁書也陳壽負良史才致張華稱善夏侯輅筆范頽  
贊其詞多勸戒固亦不誣而紀魏傳蜀終乖大統後儒  
譏之然足與三史頡頏此書而已晉史自陸機王隱干  
寶何法盛臧榮緒而下作者十八家唐太宗謂其才非  
良史書虧實錄乃詔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  
仕劉翼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元功辛元馭  
劉允之楊仁卿令狐德棻李延壽張文恭李安儀李懷  
巖等二十一人或分掌著述或考正義類而凡例出敬

播者為多然廣採世說搜神贊論俱尚駢麗非史體也  
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  
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北周書皆為一代專史而南北  
分土彼此相訾詞皆失實李延壽繼成父志乃括宋至  
陳為南史括後魏至隋為北史唐書稱其遠過本書然  
好記稗官小說而於志闕如又不若宋齊後魏三書於  
典章制度為該備也魏徵等撰隋書其志三十卷用于  
志寧李淳風諸人之所長歷久始就故晉隋之善在乎

志而隋志尤足上繼班書唐自令狐德棻吳兢韋述柳

芳于休烈等賡續撰述事迹稍備石晉宰相劉昫為紀

二十志五十列傳一百五十說者謂其繁簡不均多所

闕漏宋嘉祐中歐陽修宋祁新書成表稱文省於前事

加於舊雖子京語尚僻澀取譏當時然其於舊書也廢

舊傳六十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志三表四刊正補

綴之功斯亦勤矣必謂新不如舊豈通論哉薛居正五

代舊史胡旦以為褒貶失實歐陽輯之如家人五代之

臣死節死事一行雜傳皆自創義例有關網常文章之美幾與遷固同風而實事或闕是以後人艷其才而亦不免或思舊史也宋遼金三史俱出元臣脫脫等遼史疎畧其無足怪宋史繁冗特甚尋常之事功亦有專傳數見之奏疏數行成篇卷幾五百而軼事仍多蓋新唐之弊在節省宋史之弊在鋪張過猶不及其失均耳金史於三史中最稱明簡以野史之亭歸潛之志具有可徵故也史之訛舛至元而極或一事互書或一人兩傳皆未

暇審定夫以宋濂王禕與汪克寬胡翰陶凱陳基趙沅  
高啟徐一夔等三十人俱耆儒宿學觀其凡例紀準兩  
漢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傳叅酌於累代亦云善矣而其  
書則并宋與金之不若何哉限期太迫以十三月而成  
一代之書雖遷固不能工也史之善莫如世其家次則  
莫如專其人又次則寬其歲月遷固世其家者也李德  
林百藥姚察思廉李大師延壽亦世其家者也陳壽范  
蔚宗沈約蕭子顯魏收及歐陽修於五代則專其人者



也至開局分任衆臣自唐修晉隋二書始而唐書宋遼  
金元之史如之然修元史之歲月促矣是二十一書有  
史官之史有文人之史有小人之史遷固其史官之史  
乎陳壽簡質猶為近之李延壽瑣碎則史而流於稗矣  
蔚宗小人也其書文人之史也歐陽修君子也其書亦  
文人之史也北齊北周梁陳皆然而陳周為優南齊最  
下此固曾鞏之論所謂才不可强者耶晉隋唐宋以至  
元史皆雜出於文人而晉隋之志則史官之史矣宋魏

二書以小人而為小人之史何足道哉若夫編年之書  
漢紀之後代多作者亦與正史埒宋司馬光奉詔撰通  
鑑得劉攽劉恕范祖禹以分其任修之十九年而書成  
起周威烈王至後周顯德治道得失如指諸掌朱子因  
而綱倣春秋自倣左傳天道明而人事脩筆削謹嚴能  
正通鑑之失而芟其繁鱗經而後未有若此書者也總  
之史才最難非劉知幾所云兼三長者未足當之而其  
人非有聖賢之道公正之心雖具三長猶未盡善史豈

易言乎史如遷固至矣遷失而固譏之固失而蔚宗譏之王通且謂史之失自遷固始編年如通鑑至矣而帝魏寇蜀不能引習鑿齒蕭常之書武后中宗不能援沈既濟孫樵之議其餘差謬得綱目而大義始明又況外此之紛紛撰記者哉正史之外旁史野史雜史每書藝文經籍志其篇目浩如烟海其可佐正史而備缺畧如古之漢紀後漢紀元經唐鑑南唐書東都事畧隆平集名臣事畧諸畧參考互訂豈無待於博雅之士歟臣淺

陋不足以應

明詔之問臣謹對



復見天心論

萬松齡

嘗思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而八卦始於乾坤乾之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之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何仁也仁者何天心也乾坤不外於一元即不外於一仁乾能統天坤之資生又不外於乾之資始是易之所包者至周而易之所斂者至密夫亦以天心統之而八卦之義備即六十四卦之義亦無不備然則復見天心之一言誠善於言易者也試論之夫復者陽之

始生也有象之先陰含陽故河圖之數常用偶剝之盡而為坤陽氣已生於下積之一月而一陽之體始成故稱復焉有象之後陽先陰故洛書之數常用奇坤變而為震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自是而為臨為泰則天地交而上下通矣復之為象外坤而內震震非乾也而象曰復見天地之心此其義何居乎蓋陰極而陽生剛德方長而有日進之勢故震之初爻即乾之初爻也一陽生五陰之下而聖人貴之以為此天地之心之所在誠

以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仁也仁統四德而常存春貫四時而常在故亨者元之暢遂利者元之斂藏貞者元之堅固四時不能離春以成四德不能離元以立也亦明矣夫陽有方長之機陰即有日退之勢萬物莫不胚胎於此焉故曰所從始也邵子有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夫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地逢雷即復之象也一陽乘令而衆陰退而聽命焉故不獨陽卦為陽即陰卦亦無非陽也舉三十六宮而八



卦盡於此矣則復之初爻為八卦之所從生亦較然可  
覩矣故以象而言之則謂之根合理與氣而言之則謂  
之心天根即天心也且復之為卦於律也為黃鐘於月  
也為冬至邵子又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言天而  
地該乎其中矣雷方出地乾乃統天萬物未生機則已  
著然則復之初爻即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始  
可也體仁之君子惟能明乎資生資始之義知八卦不  
外乎乾知乾不外於初爻由是而盡仁由是而盡義與

禮智則天德全而王道備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王會汾

盛王之治必以禮為先者非徒樂其威儀之美度數之繁也必將有不容已於天下者而後制之以為法於天下此當世所以羣焉樂趨至於傳百世而不泯者也蓋自古敦龐淳厚之治非一切法制禁令所能成惟探乎風俗人心之本而一一有以維持而固結之然後斯民可與為治而不可與為亂漢儒劉向言禮以養人為本請論之夫民生一日不安則天下不治將欲安之務先

養之而養之之具將安出哉民具血氣心知之性而即有聲色臭味飲食男女之欲隨時而動逐物而遷凡可以養其身者無弗致也逞嗜慾而侈忿爭力勝則相搏智勝則相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蓋無幾耳聖人以為聽民自養而不使之善所養則四肢口體皆足以傷生而害性欲使去危即安是孰有善於禮乎禮也者內主於敬而外極其文敬則有所不敢而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焉文則有所不可已而一切周旋進反等級隆

殺之間必為之立中制節焉凡其委曲煩重皆世俗之所謂拘苦而難行迂濶而不情者而先王必曲盡夫精微用以柔其傲氣防其憤心閑其逸志流示於耳聞目見之地而漸漬於肌膚性命之中誠懼隄防一虧而斯民將有一旦卒然不可救之患也夫是以智者循理愚者守法兵革不用天札不興其始甚難故其終有所甚易其始也鄭重遲回而不敢以驟合故其後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先王所以蟠結人心網維世俗馴至於大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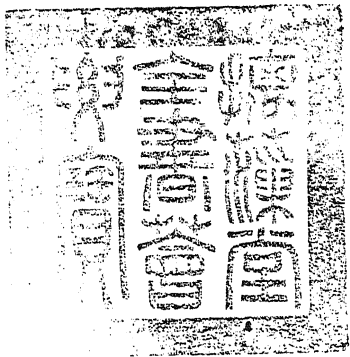
大化者恃此而已矣荀卿曰禮者養也人徒知稻粱五味所以養口椒蘭芬苴所以養鼻黼黻文章所以養目而不知恭儉莊敬乃所以養安也萬物安民生遂型仁講讓舍禮無由是故王者貴焉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奸非顧不用也然禁之於已然之後不若制之於未然之先故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罰所以助治也廢所恃而立所助豈得謂知本者哉夫鍼砭但施於一時而芻豢實供於朝夕未聞藥石之可代膏粱也賈

生謂導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治亂分焉董子亦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功陰常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諸儒之說是相發明養人者亦務求其本而已矣





皇清文頴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膳錄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頤卷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曾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二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一

說

八音樂器說

誠隱郡王允祉

八音之樂各從其類而制器尤宜採其體要書曰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蓋生於人聲成於樂器而宮調運於其中所以節人聲而裁樂器也古聖人初制律呂以和五聲然後被之八音金石

有厚薄重輕之差匏竹有空竅短長之別絲音則徽柱散實以分聲調土樂則中空容積以較度分革木雖止一聲亦皆有所由起要之莫不以律呂五音之倍半準其損益絲與金石為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與匏土為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與木為一類所以為樂之節奏者也然八音之中備律呂陰陽之體叶宮調聲字之全惟絲竹為最要何也金石之器以律呂實積容受分量較其厚薄重輕古有特鐘特磬編鐘編磬

又有鏞鐘鐃鐘金鐃金鐃金鐃後世變為方響雲  
鑼之類其為體也雖各不同而為用則一器獨限一聲  
而已匏之器曰笙曰簧大者為巢小者為和又曰竽蓋  
古者皆以匏攢衆管而近世不用匏以木代之月令曰  
調竽笙簫簧則與竹音並列久矣土之器惟壺有頌壺  
雅壺之異樂記所謂德音之音也其聲生於空竅其分  
定於容積與竹音同草木之器雖不以律呂之法為準  
則而其度分亦皆依黃鐘而得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弗得不和其大者為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鼗鼓晉鼓小者為鼗鼓應鞀相鼓鞀鼓又變為要鼓杖鼓羯鼓銅鼓國語曰木以節之上古惟祝敔後世增為春牘又變為拍板要之革與木皆所以應和樂之始終節奏耳夫六經所載八音備具然堂上之樂貴人聲而以絲音為主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是也堂下之樂貴人氣而以竹音為主商頌所謂嘒嘒管聲戴記所謂下管象舞夏籥

序興是也凡升歌笙入間歌合樂未有不以絲竹為要  
領者竹之聲在虛虛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  
數定於中空之圍徑短長絲之聲在實實之多者聲濁  
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絲綸之巨細分度所以然  
者竹音之樂十二律呂為之本相與比例推求而取其  
聲由於比例推求而得其數其圍徑長短加分減分總  
不越乎十二律呂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形之度分  
小者用其小體本形之度分而後竹音諸樂之聲字各



歸於律呂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排簫具十二律呂之正加以二倍律二倍呂共為一十有六管各一聲備聲字清濁之二均合於鐘磬而為諸樂之主宰其餘為簫為笛為篪為管之屬而匏之器同施於竹其制為笙要之其體皆自黃鐘之倍半而生其設孔也則又自律呂相和而成故備聲字清濁於器而得適於用焉蓋竹音諸樂依人之氣而生聲故本之中空容積之多寡而無與乎形體厚薄之度分也絲

音之樂五聲二變為之本相與比例折取而察其聲由  
於比例折取而得其分其絲綸巨細徽柱遠近總不越  
乎五聲二變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絃之度分小者  
用其小體本絃之度分而後絲音諸樂之聲字各得五  
聲二變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  
惟琴與瑟後變而為箏為筑為琵琶為月琴之屬而琴  
瑟最正記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三禮圖又有雅琴雅  
瑟頌琴頌瑟之類所言體制雖殊而大絃則皆起於下

徵之分取音必合於三分損益之法其聲位始正蓋絲  
音諸樂依人之力而生聲故本之絲綸之巨細長短而  
無與乎形質之大小也今列諸樂器所得之度分所應  
之聲字而辨其體用必使絲竹之器一皆協於十二律  
呂五聲二變之正而衆音之器所應宮調聲字又皆協  
於絲竹之音然後諸樂之大本可得而論焉古之樂器  
不得其實即今之樂器而索之律呂宮調其聲字無不  
符合者正由三分損益之理為之體而隔八相生之義

為之用故也至於諸樂之器數形體孔徑度分古今稍有更變者蓋緣古者一律一呂各為一聲而後世備衆聲於一器當其一律為一聲則合七律為一均而不見有餘及乎備衆聲於一器則一器名為一均且或一均而該衆調而不見不足今古雖殊其器一也器即不同其理一也是以聲音之微妙全在虛實之分虛者氣之所發而實者體之所存氣與體鼓動之間而天地之和應焉在氣數或閱因革而有變更聲氣之元則亘古今

而無新故寓諸八音而氣以行焉體以成焉推之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推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溺於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屑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爰考古今諸樂之異同詳其制於各篇之內因取八音之大綱約於一篇而總序之云爾

古今易說

陳廷敬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燒書以下筮獨得存最為完書最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為淆亂視他經為甚焉樂既散亡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幸不為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屋壁詩賴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脫然考詩書之序或皆繫於篇末或自合為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各合為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

初皆別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  
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  
經文蓋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  
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  
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  
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為  
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  
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

象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然直之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訂古今釐為八卷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呂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彖四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說卦十序



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

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卦八序

卦九雜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上經

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

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

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

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

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

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  
朱子之言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  
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  
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  
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  
正之說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  
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不明至今三百  
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

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說非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之而不復知其舛謬之若此也蓋易之最古而完者及今猶可考見故與世諗焉

春秋為史法說

陳廷敬

春秋聖人之史也非經也後世謂之經也有史官之史  
未經筆削之春秋是也有聖人之史既經筆削之春秋  
是也聖人之史古無此體乃夫子斷自聖心創為義例  
為萬世不刊之史法也杜預曰遵周公之遺制又曰明  
周公之志以為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為遵周公之制則  
不可柳宗元言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  
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柳子可謂知言矣故

春秋者由周公以來未有此體也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曰其文則史而後之人名之曰經名之經者其意主於尊聖人而後世遂專以經尊春秋而不知為聖人之史於是聖人之史法遂亡春秋有達例有特筆達例者史官之史也特筆者聖人之史也聖人之特筆如化工之生物不必駢枝儷葉節節而生之而全體已具史官之達例欲圖日月而繪天地不已難乎曰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後之為史者以春秋為法可乎曰奚為而不

可有聖人之才則可無聖人之才則妄也曰然則如之  
何曰姑為史官之史焉烏知後世不有聖人者出與



勤政說

徐乾學

臣伏讀月令明堂十二室天子以時適居所以法天之  
行順時之紀勤民事而出治道非獨侈隆其制已也蓋  
古者皇居取象辰極義取自強不息之意焉

今皇帝景

昊天之成命法

祖宗之恭儉凡宮室制度自非國本所關政事所出無  
替於前無侈於後茲勤政殿在西苑以歲之夏日聽政



於其中每旦接對羣臣批覽章奏少暇則紬繹經典繙閱圖史臣某起家侍從待罪公卿之後常因奏事殿中得奉清燕流覽寓目殿不甚闕敞視正殿絕差前為長廊中闕層軒體製朴略羣臣仰頌

聖德以為唐堯土堦大禹卑宮殆無以過臣深惟天行無息之義以為人主惟能勤而後能儉勤則清明之氣勝物莫投其所好故不與儉期而儉至不勤則晏逸之志勝物得進為之主故不與奢期而奢至由此觀之相

因之理必至之幾也

臣竊觀

皇上深宮問夜未明求衣至於日晏不遑上自宮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安即位二十五年兢業常如一日間者鯨鯢蕩定兵革偃息海宇乂安民生樂業羣工體

宵旰之勤詞人進太平之頌願

怡神暇景間曰

視朝

皇帝赫然震動竦然吁咈益勵憂勞無敢怠惰功業已盛而常懼其荒民庶已安而獨居其瘁是以侈心遏絕儉德益光漢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竊觀詩書所載雅異於此周公進陳無逸文王日昃終身未聞其以逸樂繼也然則虔始之道方自今日載筆之臣豈能紀其萬一昔華林有清暑之賦驪山著九成之碑並鋪張巨麗有年典則臣躬述

聖德上窺大易自強之義遠覽尚書無逸之訓推陳堯

禹不與之衷發明文王小心之德雖未能編之詩書亦  
庶幾垂示來者謹拜手而為之說



[illegible]

周禮三德六德說

李光地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  
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  
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  
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  
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

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  
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  
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  
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  
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為之本故  
又有養之於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

學而有殊者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於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為道本其曰敏德即勤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為行本其曰孝德即篤於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媿睦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為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為不同也行篤則有



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為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其養之道之實也至於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為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即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為先故孝友即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

不同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  
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之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  
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  
己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為道本而以學為行地周  
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為六  
德以教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充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  
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蓋不應

四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  
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蘊也

# 敬義說

李光地

自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大率不外乎兩端虞書欽明  
欽其體也明其用也安汝止體之靜而正惟幾惟康用  
之動而宜也禹作洪範九疇其要在敬用五事蓋自一  
身貌言視聽之則以至萬物萬事之理無非事者然必  
以敬為體而後五事之用可以各盡其職湯武因之是  
以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誥有敬勝怠義勝欲之書  
太甲成王反乎此而自訟故曰欲敗度無義也縱敗禮

無敬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亦此意也以及中宗之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之恭默思道皆是堯舜禹相傳  
心法夫子特著其旨於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不孤云者體用兼流其德不偏也曾子之  
學獨得其宗其述大學主於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為  
善去惡謹獨之說雖若專以義言者然非敬則不能謹  
非有本體之誠則亦不能隨事而致其誠矣蓋自養之  
小學已教以恭謹之道既入大學復進以窮究之功庶

幾心存理明則遂使之謹獨以誠其身蓋包乎敬與知而並進非截然而有彼此先後之殊也子思之作中庸自戒謹恐懼以致其中自誠明而尊德性以至大德敦化而同乎至誠之歸皆由敬而造之之事也自謹獨以致其和自明誠而道問學以至小德川流而極乎聖人之盛皆由義而充之之功也孟子七篇多示人體驗擴充之要然非其心惕然而存則不能察仁義之端而充廣之必矣故其所謂操存得養求放心立大體存心養

性云者以為專以持敬言固不是以為有義無敬有察識擴充而無操持涵養亦非也就其對舉言之者則存其心以操持其心言也養其性以充長其仁義言也亦敬義之說也周子通書首言存誠敬之事也下言謹幾慎動義之事也故後又合而言之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則天理明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佛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

也既無義則其直內豈有是處其論孟子之養氣也以  
為必先有事於敬然非集義則亦無事皆此意也朱子  
之言尤極剖析蓋曰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  
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頽墜放肆而無以踐理義  
之實則敬與知行渾然合一相須並進亦可見矣今人  
以為敬自敬知行自知行而不知其相為表裏而未始  
相離也其以中庸戒懼慎獨兩節俱言持敬而未及知  
行者此固拘牽文義不通之說其或知省察之兼乎克



治矣亦未敢訟言謹獨之即為行又復不知其中即有窮理之功也且以首節屬之靜次節屬之動靜則用敬動則用謹自古聖賢相傳夾持心法皆支離割裂而不可尋矣原夫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則敬益為義而存不然則是異學之操其心不足尚也故不特念慮之起事物之交義於是乎在而必敬以察之由之當乎萬感不至百慮未萌而此心昭然坐立必端舉止必謹固即敬與知行夾持之效而為應用之根歷考朱子平日用功

之要及其章句或問之言微指精義可以推見惟其講  
貫詳密而聽問之下鮮能好學深思以意逆志者故語  
類所記時多出入使覽者莫知一是之歸而各以意為  
說章句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兩語驟觀之似畧  
分晰然其意則以為既常存其心矣而凡善惡之幾尤  
必省之治之以致其謹正如周子所謂不息於誠又必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者得其意而讀之其說固  
無弊也或問之言讀之亦如章句之指無不可通惟大

學謹獨章句以意為心之所發學者不能無偏於動之  
疑殊不知誠身工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欠闕非  
專就發處言也蓋方其寂然未感之先而惺然之念自  
在當此之時動容整貌而不使有惰慢邪僻之干亦即  
所謂謹其獨而誠其意者若必待其念之有所著於事  
而後謹之則工夫有所脫漏而誠之本反失矣蓋意者  
心之用而主於心貫乎動靜而常存非必其應事酬物  
義利闕進之時而後有也觀章句言欲自修者知為善

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則直以知為善去惡之念當意字矣固不專就發處言也其以心之所發為訓者蓋即所謂心之用而主於心者耳以是而推中庸兩節知其皆已動靜以立言蓋自覩聞以至於不覩聞無不敬自隱微以至於顯見無不謹也或曰子以敬義分屬中和且以後章誠明尊德性道問學言之矣今言一動一靜敬義合一而不可分則中和者未發已發子思子固分之矣曰敬以直內而主心敬非中敬

而無失所以中也義以方外而主事義非和精義流行所以和也且靜之中非無義而主於心言則以敬為體故可屬乎致中也動之時非無敬而主於事言則以義為用故可屬乎致和也誠明與尊德性道問學之說亦如是而已矣蓋凡聖賢之言兩端者如誠明敬義知行之屬若陰陽在天地間雖一息未嘗相無而亦各有迭王之候默而識之無以執一而廢百焉則其若相反者正其所以相為發明而又何悖乎

河圖洛書說

施閏章

道渾渾而無形也而或見諸象象蹟而不可紀也而或  
該之以數象數既形而道存乎其中故道之大原出乎  
天而天不能秘道散見乎物又或假物之尤異者以呈  
象數而聖人者仰觀俯察遠取近思於是河圖洛書之  
說著焉其事至神奇其理則至平也何也天地之道盡  
乎陰陽有陰陽則有奇隅有奇偶則有相生相代錯綜  
變化循環於不已皆天地自然之數也自河出圖而兩

儀四象八卦之象皆出其中故庖犧因之作易自洛出書而範之初一以至次九之數悉出其中故神禹因之叙疇其理皆以數見數有多寡之不同理未嘗不一也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似異矣而自一六以至五十其相配則無不同圖之生成同方書之奇偶異位似異矣而同方者分內外異位者同比肩則無不同圖得數之全書得數之九似異矣然圖之有十以五得五而為十初未嘗有十也書雖無十而一

九二八之對皆含十亦未嘗無十也天地之數皆五而圖書皆以五居中其文之所謂七前六後戴九履一者環繞於其外則陰陽奇偶配合以生成南北東西運行以參互者位次若有定而變化無終窮其數皆始於五之居中也虛五之中即太極也圖主生數其中五即具五生數之象書主奇數其中五即具五奇數之象則所謂五十有五與四十有五者皆具乎五數之中雖書之為數似縮其十然河圖而虛其十即為書之四十有五



洛書而積五與十即為圖之五十有五圖之一六為水  
二七為火即範之五行範之九疇之目又即河圖之總  
數也數之盈乏或殊虛其中之十五與五則陰陽又各  
得二十而均也劉歆所謂河洛圖書相經緯八卦九章  
相表裏者是也宋儒辨之尤詳至九峰蔡氏謂圖經四  
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覃思極變作範  
數八十一章而其義理殫盡雖更僕不能數也安俟一  
一而剿說之哉歐陽氏又起而疑之則吾所不敢知也

要之陰陽一理乾坤一畫義不待洛書而畫易禹不祖  
河圖而衍疇程子以謂即無圖書八卦亦須作蓋言天  
地陰陽之理已具於聖人之心也若夫易範既成則其  
通變化而行鬼神者昭然若日星即不言圖書亦所謂  
善易者不言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改過說

并序

汪琬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為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為剛為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三頤卦之後系之以三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為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為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為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即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畫之所為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為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揜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佗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

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為則將汜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於未潰之時而欲救之於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為善改過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忠恕說

汪琬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蘓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為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為一則誠而已矣蓋古之聖賢微而歛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



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為尤深其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即一以貫之之說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即忠恕而已矣之說也故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為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為食取絲而繅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為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蓋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

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獻  
卷十一

惜陰說

陳遷鶴

讀史得晉陶侃之言未嘗不肅然興起也大禹之惜寸陰也緝熙光明於道德陶侃之惜分陰也踴躍奮迅於功名要其不自暇逸之心聖人豪傑之所同而已矣夫天與日月循環運行閱晦朔歷歲時統而為元會莫可紀極自其微而察之欲求須臾瞬息之間而不得則皆寸陰分陰之積也古君子之為學也七年而為小成九年而為大成其功非可以旦夕至然而致知力行強立

不返摩厲其心志調習其氣血觀天察地考證萬物以  
自通於性命之原者未嘗一日不恪恭震動而或出於  
玩時愒日之為故其學日以勤而其德日以進自其微  
而察之豈惟日進而已哉朝而考業晝之所得則有異  
焉晝而講貫夕之所得則又異焉蓋至一語一默一視  
聽一出入之間新故不相襲而變化生於心矣自其為  
士而至於為聖賢日新月盛不自知其所以成則皆寸  
陰分陰之積也其出而為國家之用也事無大小務竭

其力而盡其材前無所諉後無所待不敢有頃刻之偷  
惰是以所行則必至所向則有功古之人所以不可及  
者豈徒才德過人哉亦恃夫惟日不足之精神迫於中  
而奮於外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後生可  
畏皆善言惜陰者也夫禹大聖人也然其與皋陶相警  
戒也禹曰思日孜孜皋陶曰思日贊贊則寸陰之惜未  
嘗一息忘也以陶侃之才而皇然淬厲有事則木屑竹  
頭經其擘畫無事則運甕以自勞分陰之惜可謂得聖

人之意矣然則為學而不知惜陰必不能困知勉行而成人一已百之功服官而不知惜陰必不能負重致遠而成趨事赴功之效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言平時難得而易失也苟或稍自寬假而謂一晷刻之懈初何所損遂至因循漸積日就於荒落而不自知迨其後也即一旦覺悟而茫茫歲月已不可追矣可勝悔哉因為惜陰之

說銘之座以自警焉





仁義字說

李紱

仁字從人義字從我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惻  
隱之心嘗厚於已而薄於人故必克乎已而後可以及  
乎人仁者知有人者也羞惡之心嘗責人明而恕已昏  
故必不屈乎人而後可以伸乎我義者知有我者也知  
有人而後為仁知有我而後為義故曰仁之為言人也  
義之為言我也仁之字從二從人能兼乎人而後為仁  
也義之字從養省從我能養乎我而後為義也故說文

義字從我部至正字通始改歸羊部不知字意者也雖  
然仁之為人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天下共知之而共  
信之矣董子謂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  
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推之義之言我也又曰愛在人  
謂之仁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  
也義者我也春秋繁露之言未必天下共知之而共信  
之也且不獨義之解從我義之音亦從我也書云無偏  
無頗遵王之義表記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

道者義也蓋仁之於人義之於我六書之制會意與諧聲兼而用之也或謂仁義字並諧聲則中庸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豈宜亦諧聲乎曰宜亦有我音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是也



發明本心說

李紱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鷺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為頓悟之說也明矣至於發明本心

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即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噤蹴之與不受即所以發明羞惡之心而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故嘗因楊敬仲扇訟一事謂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即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即發明之一證也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諉為不能惟知仁義禮

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為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為不可以已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尚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媼婦翁矣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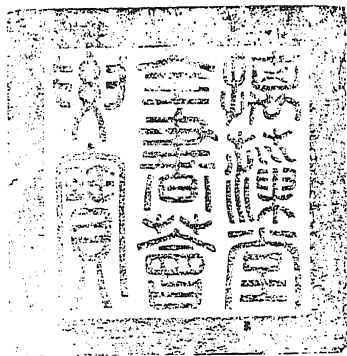


謂陸子既非頓悟之教其弟子慈湖楊氏何以專言覺  
悟曰覺非聖學之所諱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  
子不嘗言之乎惟覺悟之後功夫正多既察識必存養  
必擴充以四端保四海以親長達天下終身之憂俛然  
日有孳孳而敬仲一覺之後純任自然故有過高之論  
梨州黃氏云象山以覺為入門而慈湖以覺為究竟此  
慈湖之失其傳也以慈湖為失傳則知陸子之傳不如  
是矣天下之人試即吾說求之其於陸子頓悟之誣庶

幾釋然已夫



皇清文頴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騰錄監生臣牛繼祖